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illegible]三[illegible]者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敬僧篇第八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敬益部　違損部

述意部第一

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弃世間而立法啓學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稱為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故經曰縱有持戒破戒若長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言交獲重罪若待太公為卿相則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為師訓則萬代無羅什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人戒乖便輕上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是人師也故釋迦佛等是其佛寶金口所說理行教果是其法寶得果沙門是真僧寶致令一瞻一禮萬累氷消一讚一稱千殃霧卷自惟遵福

不逢正化賴蒙遺迹幸承餘祚金
銅素漆紵丹青圖像聖容名為佛寶
紙縑竹帛書寫玄言名為法寶剃髮
染衣執持應器名為僧寶此之三種
體相雖假用表真容敬之永絕長流
慢之常招苦報如木非親母禮則響
應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萬代是
如斯風已扇遐迹共遵宜須合識神
功罔測儻有所虧獲罪彌大既許出
家理宜革俗如宋朝無識初信邪戒
駭動物情道俗驚怪後悟鍾暠還
申禮敬宋室則制纔暨江漢猗[illegible]
詎得反此大國金輪聖御且如禮云
介者不拜為失豈同去俗之人身被忍
鎧握節白衣理所不可三寶既同義
須齊敬不可偏遵佛法頓弃僧尼故
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能弘道故須
尊敬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
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又涅槃
經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又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

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 [illegible] [illegible] 提

又佛本行經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

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

波離比丘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

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諸釋家者次第

而禮

又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

法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

今僧脩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敎令乃令禮天違佛教俠拜強俗人即不信佛語故犯根本罪也

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希求

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

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

又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若有律立護

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啓請當捨身

命而供養之如我於是大乘經說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應供養

恭敬禮拜 猶如事火 婆羅門等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應供養

恭敬禮拜 亦如諸天 奉事帝釋

迦葉白佛言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

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

不若 當禮敬是則不名爲持戒也若

是年少誰持某戒[illegible]從諸宿舊受戒[illegible]人
邊諸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
在家人諸受未聞復當禮不答出家
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
少幼小應當恭敬耆舊長宿以是長
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當恭
敬供養
又中阿含經云云何知人勝所謂比
丘知有二種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
勝不信者為不如也謂信人復有二
種有數往見比丘有不數往見比丘
若數往見比丘者勝不數往見比丘
者為不如也謂數往見比丘人復有
二種有禮敬比丘有不禮敬比丘若
禮敬比丘者勝不禮敬比丘者為不
如也謂禮敬比丘人復有二種有問
經有不問經若問經者勝不問經者
為不如也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
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
大王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下所
以言上不下者今我為道人作禮壽
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上不下也
又善見律云輸頭檀那王禮佛已白

御言我今三度禮如來足一佛初生
時阿夷相曰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
王若出家者道必得成佛是時地為
震動我見神力即為作禮第二我出
遊觀有耕田人菩薩在閻浮樹下日
時已晡樹枝傾往不移覆菩薩身我
見神力即為作禮第三今迎佛還國
佛於虛空作十八變如佛外道神力無
異即為作禮
又卑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過去無數劫時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勅
御者令嚴駕千馬之車嚴駕已竟御
者白言知時天帝釋即下常勝殿東向合
掌禮佛令時御者見則心懷恐怖毛豎
驚怖落地帝釋見已即說偈言

見汝何懼怖　馬聞驚落地

御者說偈白帝釋言

見王天帝釋　爲舍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　馬聞驚落地者
常見天帝釋　一切諸大地
人天大小王　及四護世主
二十三天衆　悉皆恭敬禮
何處更有尊　尊於帝釋者

而今正東向　合掌修敬礼
尒時帝釋說偈荅言
我實於一切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王　三十三天眾
最為世尊主　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　隨順等正覺
名號滿大師　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是必世間勝　故使天王釋
恭敬而合掌　東向稽首禮
我今亦當禮　天王所禮者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為自在王尚恭敬佛法等比丘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彼天帝釋含脂之夫猶禮法僧亦復讚歎禮法僧者汝等巳能正信出家學道亦當復讚歎禮僧者
尒時帝釋從常勝殿來下周向諸方合掌恭敬時御者見天帝釋從殿來下住於中庭周向諸方合掌恭敬見已驚怖馬鞭復落地而說偈言
何故憍尸迦　故重於非家
為我說其義　飢渴顧欲聞

時天帝釋說偈荅曰

[illegible]卷第十九　第七張　宛　同刊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游諸方　不計其行止
我邑國土色　不能累其心
不貪食生具　一往無欲定
往則無所求　唯無爲爲樂
言則定善言　不言則寂定
諸天阿脩羅　各各共相違
人間自共諍　相違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於諸諍無諍
於一切衆生　放捨於刀杖
於財離財色　不醉亦不荒
遠離一切惡　是故敬禮彼

是時御者復說偈言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間勝
故我從今日　當禮出家人

又普達王經云時有夫延國王號名普達典領諸國四方貢獻王身奉佛法未學偏枉常有惡心惑傷愚民不知三尊每當齋戒輙登高觀燒香還頭稽首地稽首爲禮國中吕民怪王如此自共議言王處萬民之尊遠近敬伏今言人從有何情欲毀辱威儀頭面

著地群臣數數共議欲諫不敢王來
臣下使康福當行王所更良數乎
人始出宮未遠忽見二道人王便下
車掛蓋往其群從頭面著地禮道人
作禮竟從而還施設侍衛不成行
群臣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何宜為
道路為此乞丐道人頭面至地天下
尊貴唯有頭面加為國主不與他同
王便勅臣下令求死人頭及牛馬豬
羊頭臣下即偏行求索盡日乃得還
白王言前被教求死人頭及六畜頭
今悉已得王言於市賣之臣下即使
人賣之牛馬豬羊頭等皆售但人頭
未售王言賤賣之雖使其賤猶如其
不售便以丐人始是歷日賣既不售
丐人又不取者臣時以其處不可
近之王便大怒語臣下言卿曹前諫
言人頭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
道人今使賣之無售人頭何故
丐人無取者王即勅臣下嚴將當世
到城外曠野澤中王有所問群臣人
民皆不振悚王即告群臣言卿曾識
吾先王時有小兒常執持蓋者不臣

下對曰寶識有之王言今此小兒何
所在對曰已久遠乃歷十七年王言
此兒為人善惡何如對言身常勸
其承事先王齋戒恭敬誠信自守非
法不言王告諸臣今若見此兒在時所
著衣服寧識之不諸臣對曰雖自久
遠目故識之王顧使從身還內藏取
前二兒衣來須臾衣至王曰此是不對
曰嘗是其衣王曰今儻見兒身為識
之不臣皆默然良久臣白斯闍平覩
不別王始欲說本前見道人來到王
所王大歡喜起頭面著地為道人作
禮臣下莫不歡喜道人就座王叉手
具白前緣今故嚴出欲示本末願為
此國臣民開道愚癡令知至法道人
即為臣下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
先王持盡小兒常隨先王齋戒一日
不犯其後過世魂神還生為王作子今致
尊貴皆由宿行臣下大小莫不命然
曰吾等幸遭得覩道人願受五戒
為弟子道人告言我師號曰佛身具
足相好獨步三界亦移不虛佛今去此
乃六千里須臾道人語頃道人飛到舍衛

國具以啓佛彼國人民甚可愍傷今
皆誠心願欲見佛唯垂大慈開示眞
道佛便許可明日到夫延國佛爲王
及臣民等說法云欲知普達王及道
人本末不阿難言願聞其事佛言乃
昔摩訶文佛時王爲大姓家子其父
供養三尊父命子傳香時有一侍使
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故獲
其殃雖暫爲驅使奉法不妄今得爲
王道人本是侍使時不得香人雖不
得香其意無恨即立誓言若我得道
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并及
人民王聞佛說其本末意解即得須
陁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十善
以爲常法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見一七歲
沙彌將至屏處而爲作禮語沙彌言
莫向人道我禮汝時沙彌前有一澡
瓶沙彌即入其中從澡瓶中復還來
出而語言王慎莫向人道沙彌入澡瓶
中復還來出王即語沙彌言我當現
向人說不復得隱是以諸經皆云沙
彌雖小亦不可輕王子雖小亦不可

輕龍子雖小亦不可輕沙彌雖小能
變人王子雖小能殺人龍子雖小能
興雲由興雲故致雨雷電霹靂感其
所小而不可輕也
又付法藏經云昔佛涅槃一百年後
有阿育王信敬三寶常作般遮于瑟
大會王至會日香湯洗浴著新淨衣上
高樓上四方頂禮遙請衆僧聖衆飛
來凡二十萬王之信心深達難量見
諸沙門若長若幼若凡若聖皆迎問
訊恭敬禮拜時有一臣名曰夜奢耶
見識感無信敬心見王禮拜而作是
言王甚無智自屈貴德禮拜童幼王
聞是已便勅諸臣各遣推覓自死百
獸人仰一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得
已各勅詣市賣之餘頭悉售夜奢人
頭見者惡賤都無買者數日欲臭衆
人見已咸共罵辱而語之言汝今非
是旃陁羅人夜叉羅剎云何乃提死
人頭賣夜奢介時被罵辱已來詣王
所而白王言臣賣人頭反被罵辱尚無
欲見況有買者王復語言若無買者
但當虛與夜奢奉教重賷入市唱告

象人無錢買者今當虛與市人聞已皆
加罵辱無肯取者夜奢慚愧還至王
所合掌白王此頭難售虛與不取反
被罵辱況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最
貴夜奢答王人最為貴王言若貴何
故不售夜奢答王人生雖貴死則卑
賤王問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不夜
奢惶懼怖不敢對王即語言施汝無
畏汝當實答夜奢惶怖俛仰答王王
頭若死亦同此賤王語夜奢吾頭若
死同此賤者汝何怪我禮敬衆僧御
者是吾善知識宜應勸我以危脆
頭易堅固頭如何今日止吾禮拜夜
奢余時聞王此語方自悔責改邪從
正歸敬三寶以是因緣衆生聞者若
見三寶應當至心恭敬禮拜
又四分律云賓頭盧羅漢本是優填
王臣由精勤苦行王放出家得阿羅
漢果王後每出城參禮寺去城二十
里諸佞臣見賓頭不起迎王惡心諫
王王於後取佞臣諫危欲殺之賓頭
盧見王後來入門便下牀七步迎之
王怒曰大德由來難動今避牀迎何

耶答曰王前有好心來故不起迎今
懷惡心來若不起迎恐當見殺王歎
曰善哉弟子愚癡妄受傳言不識凡聖
王請悔過雖免地獄然宜頭盧記王
由禮起迎故却後七日必失王位恰
如依記被他隣國興兵來捉經十二
年鏁脚因茶
述曰以是義故特須嚴愼不得自高
恐損來報比見俗人微受官位不生
信心妄起高慢呵罵僧尼種種毀辱
或立廳前身處高牀遣人拖牽非理
恥撻取善增惡無過此等雖犯王法
亦須以理外法雖行內須省愧道俗
同凡居住三界未得入聖已來諱之
無過然出家之人雖內無實行交現
剃髮身被法服覩相生善見者生恭
敬破戒僧尼亦能廾座種種說法利
益群生前人聞見修持六度展轉相
化因修善行未來生處逆得人天遠
成聖果得此聖已復更展轉利益無
窮譬如一燈然百千燈明然不盡量
此無盡之法皆由前破戒僧尼說法
化功得斯大利既有茲益各須自愼

縱欺得百千萬出家之人未能現獲一
毫之益唯加惡名流布四海未來生
處歷劫受殃故經曰一念之惡能開
五不善門如後述之
又雜寶藏經云月氏國王名旃檀罽尼
吒聞罽賓國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
有大名稱思欲相見即與諸臣往造彼
國於其中路心竊生念言我今為王王
於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敬伏自非有德
何能任我供養作是念已遂便前進彼
國有人告尊者言月氏王與諸群臣從
遠來相見唯願攝其衣服共相待接
尊者答言我聞佛語出家之人道尊俗
表唯德是務豈以服飾出迎接乎遂便
靜默端坐不出於是月氏王至其住處
見尊者祇夜多覩其威德倍生敬信
即前稽首却住一面時尊者欲唾月氏
國王不覺前進接唾器時尊者即語王
言負道今者未堪為王作福田也胡為
躬自枉屈神駕為時月氏王深生慚愧我
向者竊生微念已知我心自非神德
何能介也即便為王略說教法王來
時道好去如來時王聞教已即便還

國至其中路群臣怨言我等遠從大
王往至彼國竟無所聞然空還國時
王報言向尊者為我說法來時道好
去如來時卿等不解此耶以我往昔
持戒布施修造功德以至王種今享斯
位復修積善當來之世必重受福故
識我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群臣
聞已稽首謝言臣等下愚稱生妄解
大王神德妙契玄旨積德所種故享
斯位群臣歡喜言已而退
又十誦律云尒時世尊說本生因緣
語諸比丘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三
禽獸共住一鵽鳥二獼猴三象是三
禽獸初互相輕慢無恭敬行同作是
念我等何為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
供養尊重教化我等尒時鵽鳥獼猴
問象言汝念過去何事時是處有大
蓽茇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在我腹
下過象鵽問獼猴言汝憶何事答言
我憶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到地
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當敬汝為
我說法象獼猴問鵽鳥言汝憶何事
答言彼有大蓽茇樹我噉其子於此

大便乃生斯樹長大如是是我所憶 [illegible]
獼猴語鷄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汝
當為我說法今時象恭敬獼猴從聽
受法為餘象說獼猴恭敬鷄鳥從聽
受法為餘獼猴說法鷄鳥為餘鷄鳥
說法 [illegible] 此三禽獸
先喜殺盜婬妄語後相誡止即捨此
過命終皆生天上今時世人見獸廣
行善法不侵人穀各自相誡云畜生
尚能恭敬何況我等今時世人皆相恭
敬奉行五戒命終之後皆得生天佛
語比丘今時鷄者則我身是獼猴者
舍利弗是象者目連是佛言畜生無
知尚相恭敬自利利他何況汝等以信
出家不相宜敬今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不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訶罵　後世墮惡道
若人知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讚歎　後世生天上

佛種種因緣讚歎恭敬法已語諸比
丘從今先受大戒乃至大須更時是
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

敬益部第二

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故須敬也
一者希有義如世寶物貧窮之人所
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衆生百千萬
劫不能值遇故名為寶二者離垢義
如世寶體無瑕穢三寶如是絶離
諸漏故名為寶三者勢力義如世珍
寶除貧窮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
不思議六神通力故說為寶四者莊
嚴義如世珍寶能嚴身音令身姝好
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身故故說
為寶五者最勝義如世珍寶諸物
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為殊勝
故名為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真金燒
打磨鍊不能變改三寶如是不為世
間八法所改故名為寶又具六意故
須敬也一佛能誨示法是良藥能傳
通皆利益於我報恩故敬二末代惡
時傳法不易請威加護故須致敬三
為物生信稟承故敬四示倫尼敬事
儀式五令樂供養法得久住故敬六
為表勝相故敬故成論云三寶最吉
祥故我經初置
達摘部第四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
問貴賤不得摑打三寶奴婢畜生乃
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設遣
尼揵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
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袈裟或有持
戒破戒若輒打縛或令還俗或斷
其命者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
受無間苦多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
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
大臣宰輔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
失時人民飢餓劫賊縱橫疫病
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
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
家不聽造作佛像並統官制衆安籍
記冊僧並地立白衣高座又國王
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
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僧攝縛
佛法不久
又大集經云佛言所有衆生於現在
世及未來世應當深信佛法衆僧彼
諸衆生於人天中常得受於勝妙果
報不久當得入無畏城如是乃至供

養一人為我出家及有依我剃除　大集經第九　第十九張
鬚著袈裟片不受戒者供養是人亦
得功德乃至入無畏城以是緣故我
如是說若復有人為我出家不持禁
戒剃除鬚髮著袈裟片有非法惱害
此者乃至破壞三世諸佛法身報身
乃至盈滿三惡道故佛言若有衆生
為我出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設不
持戒彼等悉已為涅槃印之所印也
若復出家不持戒者有以非法而作
惱亂罵辱毀呰以手刀杖打縛斫截
若奪衣鉢及奪種種資生具者是人
則壞三世諸佛真實報身則挑一切
天人眼目是人為欲隱沒諸佛所有
正法三寶種故令諸天人不得利益
墮地獄故為三惡道增長盈滿故
尒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而白佛
言若有為佛剃除鬚髮被服袈裟不
受禁戒受已毀犯其刹利王與作惱亂
罵辱打縛者得幾許罪佛言大梵我
今為汝且略說之若有人於萬億佛所
出其身血於意云何是人得罪寧多
不大梵王言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得

錯謬罪尚多無量不可筭數落阿
鼻大地獄中何況具出萬億諸佛身
血也於無量有能廣說彼人罪業果報唯
除如來佛言大梵若有惱亂罵辱打
縛爲我剃髮著袈裟片不受禁戒受
而犯者得罪多彼何以故是人猶能
爲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
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
其人必速能入涅槃勝於一切在家
俗人唯除在家得忍辱者是故天人
應當供養何況具能受持禁戒一畢
[illegible]聽其有一切國王及以群臣謗毀釋
者如其見有於我法中而出家者作
大罪業大殺生大偷盜大汙梵行大
妄語及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
同僧事業亦不得鞭打亦不應口業
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而謫罰者是
人便於解脫退落受於下類是一
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
況鞭打爲佛家具持戒者
又十輪經云佛言族姓子有四種僧
何等爲四一第一義僧二淨僧三瘂
羊僧四無慚愧僧云何名第一義僧

諸佛菩薩辟支及四沙門果是七種
人名為第一義僧在家得聖果者亦
名第一義僧云何名為淨僧諸有能
持具足戒者是名淨僧云何名為啞
羊僧不知犯不犯輕重微細罪可懺
悔愚癡無智不近善知識不能諮問
深義是善非善如是等相名為啞羊
僧云何名無慚愧僧若有為自活命
來入佛法悉皆毀犯破戒和合僧不畏後
世放縱不精貪著五欲如是人等名
為無慚愧僧[illegible]
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於我法中但
使性是沙門污沙門行自稱沙門形
似沙門當有被著袈裟衣者於此賢
劫彌勒為首乃至最後盧遮如來彼
諸沙門如是千佛於無餘涅槃界次
第當得入般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
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至一稱佛名
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終不虛設阿難
我以佛智測知法界非不測知阿難
所有白業得白報黑業得黑報若有
淨心諸眾生等作是稱言南無佛者
彼人以是善根必定得近涅槃何況值

佛親承供養　[illegible]第三十二張

又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
出家一切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若
護持戒不應謫罰閉繫刖其手足乃
至奪命悉無是法若有破戒比丘如
敗腐壞非梵行而言梵行退失諸善
聖道果證為諸煩惱結使所壞猶能
珍寶伏藏是以僧我出家若持戒若
開示一切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
破戒我悉不聽輪王大臣宰相不得
謫罰繫閉加諸鞭杖截其手足乃至
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
雖是死人是戒餘力猶如牛黃是牛
雖死人故取之亦如石香死後有用
能大利益一切眾生惡行比丘雖犯
禁戒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
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他令香破戒
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眾生
增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不應侵
毀輕蔑破戒比丘皆當守護尊重供
養不聽謫罰繫閉其身乃至奪命爾
時世尊而說偈言

瞻蔔華雖萎　勝於諸餘華

破戒諸比丘 [illegible]卷九

廿十三

猶勝諸外道

又大集經世尊說偈云

剃頭著袈裟　持戒及毀戒
天人可供養　常令無有乏
如是供養彼　則為供養我
若能為敬法　歸依而剃頭
身著袈裟服　說彼是我子
假使毀禁戒　猶住正見地
若有撾打彼　則為打我身
若有罵辱彼　則為罵辱我
是人心欲滅　正法大明燈
為時無間詩　剎利同坐罪

又十輪經云過去有王名曰福德若人有犯罪過乃至輕微王不殺奪人命將付狂象令時狂象探其二足欲撲其地而見此人著袈裟色衣故狂象即便安徐置地不敢損傷恭敬禮拜以鼻撫足而生慈心求懺子象是畜生見袈裟人尚不加惡生敬善心乃至未來世有旃陀羅王見袈裟中有人出家持佳法服及不成法器故作過惱或奪其命斷之後定墮阿鼻地獄

頌曰

經行林樹下　求道志能堅
既有神通力　振錫逮乘煙
一缽四弘誓　至道莫能先
不貪聽劫壽　何論延促年

感應緣 十一人

魏沙門釋曇始　晉沙門釋道開
晉司空何充請　晉廬山七嶺聖僧
晉沙門釋僧明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法安　宋沙門釋慧全
齊沙門釋慧明　神州諸山聖僧

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並有神異常坐不臥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濊中入會足便淨色白如面俗號曰白足阿練也至赫連昌破長安不信佛法刑害僧尼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數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

西晉沙門單道開敦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栢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衆幽靜在抱腹山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野救護惠苦得財即散徒行

而已石氏將赤與弟子來律鄉文南

羅浮遂于山舍未彥伯與寧中釜山

禮其枯骸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坐

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

坐中一僧容服垢污神色低陋自衆

升坐挨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謬僻

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

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侯

勞精進耶即擲鉢空中凌虛而逝充

及道俗目送天際追共惋恨稽懺累

句 [illegible]

晉廬山七嶺同舍於東共成峰崿其

崖窮絕莫有升者晉太元中豫章太

守范寧將起學館遣人伐材其山見

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既至則迴身

踞其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時有採

藥數人皆共瞻覩當時能文之士咸

為之興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真

凌雲以踞峰眇翳景而入冥者也

晉沙門竺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推

崇常與數人俱受其請行至中途忽

告同輩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竊者

伺侶卽反果乃盜焉 [illegible]

晉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輿山谷起立塔寺造製形像苻堅之末降浮道人唯敬朗一衆不敢毀焉于時道俗信奉每有來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必如言果到其谷舊多虎常爲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畜鮮卑慕容德以二縣租調充其朝中至今號其谷爲朗公谷云

晉沙門梁法相河東人也常獨山居精苦爲業鳥獸集其左右馴若家畜太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終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開於是取其財寶以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城寺忽遂遊放蕩俳優滑稽或時髀袒干冒朝貴鎭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鴆之頻傾三鍾神氣淸怡恬然自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熙末陽新縣虎暴甚咸縣有大社樹下有築神廟左右民

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夕必一兩法安
嘗游其縣暮投此村民以懼虎早閉
門閭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徑
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
至投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
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
去旦村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
驚謂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而
虎患遂息衆益敬異一縣士庶略皆
奉法後欲畫像出礦不能得空青欲
用銅青而又無銅夜夢人迮其牀前
云此中有兩銅鐘便可取之安明即
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安送
一鐘助餘一鐘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觀
之遂留不還來孝明江陵長沙寺沙
門慧遠者本名菩提遠即禪師慧印之
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
雖應為落髮故度為弟子常寄江陵
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二
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
故自勉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
曾寺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二日
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

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皆自知（法苑珠林第十九）
必盡三更中聞空中樂聲香煙其異
詢曰遠公之契至矣寺尒神迹
宋沙門釋慧全涼州禪師也開訓教
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麤暴全常
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
永不信許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
訊時戶猶閉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
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窓戶加以
重關弟子中宵而至徑到牀前謂全
曰闍梨可見信來因曰闍梨過世當
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當方
生彼弟子云闍梨信道不篤兼外學
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切
會得飯一聖人可成道果耳全於是
設會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布施若
有須者勿擇長幼及會訖施衣有一
沙彌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云
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迴憶前言
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見此沙彌問
云先與汝衣著不大耶沙彌曰非從
不得衣亦有緣事擾不豫會全方悟
先沙彌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塚四邊時有
白光今元嘉二十年猶存居在酒泉

[illegible]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
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
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
見一女神自稱老姥云常加護衛或
時有白猨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
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
聞風祗挹頻遣三使殷勤敦請乃暫
出山至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
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
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御尋震旦海曲神州諸山伽藍泉壑
石室有修道人所居聖寺時有行者
咸見非一且述三五用爲實錄餘之
不盡不可備論
昔晉太元初有燉煌沙門竺曇猷乞
食坐禪强志勤業遊會稽剡縣赤城
山有群虎來前猷爲說法一虎獨眠
乃以如意杖打頭有十圍蛇繞之都無
怖色又山神捨宅與之作寺又往赤
城山宴坐此山與天台瀑布四明連

屬文者去天台山有聖寺獸往尋之
石橋跨谷青滑難度衡石函蓋
得達句宿橋首聞彼行道唱布薩聲便
欲渡乃自勵忽見衡石洞開獸便前度
具觀精舍神僧燒香中食畢謂曰卻
後十年自當來此
齊鄴下大莊嚴寺沙門圓通者咸一
神僧夏中聽講夏罷自云就辭云在
竹林寺遂通過之通具問道經來年
尋至在彼山東鄴之西北神僧迎接
具見門開房宇華敞林木森大經宿
周流意言道合便有終焉之思神僧
為諸大和上乃不許之及還舊路三
里之外反望莫覩後之往者不知其
處
近鄴州有沙門名道勤者於州北倚
並山巖造訪具見周循歷覽見言為住
寺衆且皆備但不見人卻下重尋便
失歸路乃於道又築室標尋分州東
南介山枕腹巖者山居之僧數見沙
門衆空來往又源州南洪崖岩處溫濼
象遊所造寺見存有時聞鐘常自
行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旁側足

跡納納示現然徒衆不可見之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